

血洒龙华花更艳

——上海革命烈士故事

任武雄 刘 成 编写
韩罗以 顾家宁

少年儿童出版社

血洒龙华花更艳

——上海革命烈士故事

任武雄 刘成 编写
韩罗以 顾家宁

邓泰和插图 马如瑾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125 字数 66,000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0

统一书号: R11024·38 定价: (四)0.28元

目 录

- 愿拚热血如春雨
——刘华烈士的故事(1)
- 为了无产阶级求解放
——汪寿华烈士的故事(19)
- 志士不怕牺牲
——赵世炎烈士的故事(31)
- 为真理而战的大学生
——何秉彝烈士的故事(46)
- 崇明岛的光荣
——陆铁强烈士的故事(54)
- 农民运动的大王
——彭湃烈士的故事(64)
- 用诗歌作武器的战士
——殷夫烈士的故事(76)
- 革命家庭中的青年英雄
——欧阳立安烈士的故事(92)
- 黄浦江畔的爱国女战士
——茅丽瑛烈士的故事(108)

愿拚热血如春雨

——刘华烈士的故事

每当清明时节，上海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从四面八方赶往上海市烈士陵园，悼念在上海牺牲的革命烈士。在前来凭吊的人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少先队员的队伍。他们胸前飘着鲜红的领巾，由火红的队旗引路，排着整齐的队伍，捧着自己精心扎制的花圈，缓步走近烈士墓地。队员们明白，鲜红的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烈士的生命换来的。他们要在高高的纪念碑前向烈士表示崇高的敬意，他们要在烈士墓前向烈士宣誓：要把先烈们的遗志来继承。

上海工人爱戴的领袖——刘华，就是被反动军阀杀害在上海的烈士之一。

学徒上大学

刘华，于一八九九年一月六日出生在四川省宜宾

县的一户佃农家中，他从小受地主的欺压。一九二〇年到上海，进了中华书局印刷厂当学徒，受尽资本家剥削。苦难的生活磨练着他，工人们的斗争教育着他。他常对同伴们说：“我们不能顺着资本家，要想法子同他们斗！”有一位老工人是共产党员，见他有志气，根据党的指示经常借革命书籍和进步刊物给他看，使他懂得许多革命道理。

一九二三年八月，刘华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进了上海大学（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领导设立的培养革命干部的高等学校，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封闭）学习。党的领导干部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等亲自为学生们上课，系统地讲解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

学徒上大学，这在旧社会里是稀奇事。和他在一个车间当学徒的伙伴们都向他祝贺，还凑了钱拉他到照相馆照了张相，表示欢送。刘华也高兴得很，进校后便写信告诉他叔父说：“能进上海大学是我一生中幸福的大事，我们年轻人，只要认清了前途，就是拚命也要去干！”他进大学，就是要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为祖国解放事业而奋斗。

从此，他白天听课、刻蜡纸、印讲义，晚上，刻苦地自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著作，常常从深夜读到黎明，熬得两眼通红。同学们十分敬佩他，都劝他要注

意休息。一位同学开玩笑地对大家说：“刘华用功读书是有标记的，瞧！他那通红的两眼就是标记。”刘华听了认真地说：“我在当学徒时，两眼也常熬得通红，那是资本家逼的。如今，我熬红眼睛是为了消灭资本家。”他努力学习，积极工作，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九二四年春，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他向党宣誓的那天起，他就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生。

刘华入党后经常考虑怎样把党教给他的理论知识运用到革命实践中去。在一次党支部大会上，大家热烈地讨论怎样进一步推动革命形势向前发展。他先是静静地听同志们的意见，然后站起来望着大家诚恳地说：“同志们，我认为共产党员必须到工人群众中去。我在印刷厂里当过学徒，我知道工人的痛苦，他们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家的要求和决心，但他们现在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既然我们是到上海大学来学习社会科学的，不能光在学校里做学生，应该到工人群众中去。党支部应该选派能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同志去开展工人运动。我很愿意担任这个工作。”他还建议学生会设立劳工运动部，使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同志们都赞成他的意见，党支部当时就作出决议，并接受他的请求派他到沪西地区开展工人运动。

沪西，是日商纱厂集中的地区。刘华把日本资本

家开设的内外棉七厂作为开展工作的重点，他设法进这家厂当上了勤杂工。一九二四年九月，他和邓中夏一起办起了“沪西工人俱乐部”，作为教育工人，团结工人的场所。他利用到各车间去打扫的机会和工人们交朋友，了解工人的疾苦，邀请他们参加俱乐部的活动，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到年底，就有十九个工厂成立了工人俱乐部，有两千多人参加。每天下班以后，他就到俱乐部去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并组织大家学习文化。

“有卖国的政府，没有卖国的人民！”

日本资本家残酷地压榨工人，任意打骂、开除工人。为了反抗压迫，争取生存的权利，工人们在刘华的组织 and 领导下，于一九二五年二月，掀起了罢工斗争的高潮——“二月罢工”。罢工斗争在二月一日从内外棉八厂开始，到十八日就扩大到二十二个工厂，有四万多人参加，使日本资本家每天损失好几万元。日本资本家们怕这一斗争会引起全中国的反日运动，于是指使内外棉八厂的老板川村和中直出面向罢工工人提出了“谈判”要求。

要不要和资本家“谈判”？同志们各有各的看法。有的说：“日本老板刁得很，他提出要和我们谈判，这里肯定有阴谋！”有的说：“他们要谈判是假的，我们别理

他！”也有的主张好好合计合计，派代表前去试试。刘华向大家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果断地说：“应该去！日本资本家是很狡猾的，这次提出要谈判很可能是个圈套。但即使是假的谈判，我们也应该去。我们应该利用这一机会和他们当面交锋，进一步揭露和粉碎他们的阴谋诡计，使工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大家都同意刘华的意见，于是商量了具体的斗争办法，并向党组织作了汇报。组织上批准了他们的计划，指定刘华带领工人代表去参加“谈判”。

这天上午，苏州河南岸的内外棉八厂周围人山人海，从经理室门口到工厂外的马路上，站满了工人群众和工人纠察队员，大家欢送自己的代表前去谈判。刘华带着代表们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经理室。他进门后见川村、中直和几个日本资本家坐在沙发上，便顺手拉过一把椅子不慌不忙地坐了下来。日本资本家见刘华这样从容镇定都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听见川村干咳了两声。接着中直阴阳怪气地问：

“你是工人代表吗？”

“不是代表，也就不来了！”刘华干脆地回答。

中直转动着贼溜溜的三角眼，狞笑着说：

“嘿嘿嘿——我看不象。”

“那你就睁开眼睛看看吧！”刘华直视着中直，边说边向窗外挥了挥手。霎时，“拥护代表谈判！”“要老板

立即答应我们的条件!”的口号声惊天动地，吓得中直目瞪口呆，另外几个日本资本家忙着摸手帕擦那满脸的冷汗。中直喘了口气，眼珠一转向前探了探身子说：“你的既是工人代表，能不能叫他们开车？”刘华向他扫了一眼冷笑一声说：“这有何难？你们要求我们复工，必须答应我们的条件！”

“什么条件？”川村迫不及待地问道。

刘华没有回答川村的话，从口袋中摸出铅笔和纸嚓嚓地写了起来。不一会儿，便把工人复工的条件全写上了。他把纸往中直和川村面前一推：“这就是我们的条件！”

日本资本家捧起“复工条件”看了又看，相互交换着眼色。然后，中直装腔作势地说：“条件么，是可以答应的。不过，你得先叫工人开车，看他们是不是听你的。”刘华微微一笑，转身向旁边的一位工友轻轻地嘱咐了几句，那工友便走了出去。不一会儿，各车间传出了轰隆隆的马达声。刘华向中直逼近一步大声地说道：“该签字了吧！”川村见势不妙，马上气急败坏地嚷道：“你们的条件，我们不能答应！”刘华冷笑着说：“我们早就料到你们会这样反复无常的。不过，你们这样做只能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这时，另一个日本资本家冷冷地插嘴道：“你们提的条件是向我们要求、苦求、哀求、还是……”



“住口！”没等那日本资本家说完，刘华就大喝一声，把铁锤似的拳头“砰！”地捶在桌上，愤怒地说：“我们——中国工人阶级根本不求你们！是你们要求我们来谈判，苦求我们不要罢工，哀求我们复工……”一席话，把他们驳得哑口无言。过了好一会儿，中直才结结巴巴地说：“你，你好大口气。你们的政府也不敢向我们提要求！”

“哼！有卖国的政府，没有卖国的人民！”刘华说完就怒气冲冲地转身走了。

刘华跨出经理室的门槛，对一位工人纠察队员微微地点了点头便一直向厂外的苏州河边走去。那纠察队员忙跃上厂房边的楼梯，猛地敲打那悬在空中的铁管，同时大声地喊道：“摇班（罢工）啦！摇班啦！”

“当！当！当……”敲打铁管的声音代替了马达的隆隆声，所有车间的机器一下子停住了。工人们把经理室围得水泄不通。“不答应我们的条件决不复工！”的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日本资本家们顿时象泄了气的皮球那样瘫倒在沙发上，中直走出经理室，一边请求工人们“让道”，一边跌跌撞撞地朝刘华奔去。刘华昂首挺立在紧靠岸边的一只船头上。中直跑到他面前，点头哈腰地求着：“代表先生，代表先生，请……请回去……求你……”

日本资本家的阴谋破产了，他们只得答应了工人

提出的条件，坚持了二十二天的“二月罢工”在刘华的带领下取得了胜利。

在“三罢”斗争中

“二月罢工”胜利后，日本资本家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五月十五日，他们杀害了顾正红同志。五月三十日，英帝国主义的武装警察在南京路上枪杀我学生、工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

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党号召全市人民团结起来进行“三罢”斗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

五月三十一日早上，刘华根据党的指示，召集数千名工人在苏州河北岸的潭子湾集会。他跳上高台，大声地说道：“勇敢的，不怕死的弟兄举起手来参加宣传队，继续到南京路上游行示威、进行宣传！”他的话音刚落，工人们便一个个把手高高举起，要求冲往反帝斗争的第一线去。

细雨随风扑打在人们的脸上，钻进人们的头发中，渗进人们的衣服里。工人的队伍和学生的队伍汇成浩浩荡荡的人流，在刘华的带领下，挺进在敌人戒备森严的南京路上。“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烈士报仇！”“斗争到底！”的口号声响彻云霄。示威游行的人们冒着

风雨向群众宣传、散发传单，控诉帝国主义残杀我国工人、学生的滔天罪行。刘华组织了大批工人宣传队到各商店中宣传，号召商人参加罢市斗争。在店员的配合下，一些中、小商店停止了营业。但是一些大的商店却不马上响应，他们还要等上海总商会的通知，这一组织是由代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掌握的，没有上海总商会的通知，那些大商店就不能参加罢市斗争。

下午，由中小资本家组成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与上海总商会的代表在河南路桥边的总商会中开会，商讨是否参加罢市的问题，双方相持不下。刘华得到消息后，立即召集在各条马路上宣传的工人、学生，赶到总商会对他们进行宣传。许多市民和店员也闻讯而来，不一会儿，几千人围聚在总商会周围。刘华就地组织了一次市民大会，请内外棉纱厂的工人向大家讲述帝国主义分子杀害顾正红烈士和制造“五卅”惨案的经过。号召大家从六月一日起开展“三罢”斗争。顿时，会场上迸发出雷鸣般的吼声：“打倒帝国主义！”“讨还血债！”“为死难烈士报仇！”愤怒的声音直冲总商会的窗户，副会长方椒伯躲到楼上的一间暗房中不出来。刘华带着几个工人进了总商会，上楼找到了方椒伯。刘华朝着坐在沙发上的方椒伯大声地说：“方副会长，全市的工人、学生和市民要你现在宣布商界罢市，你打

算怎么样？”

方椒伯慢吞吞地站起来说：“嗨、嗨，虞会长有事赴京，我个人不敢作主……”

“方副会长，昨天的南京路惨案，凡是中国人无不气愤，难道你无动于衷吗？”刘华严厉的责问打断了方椒伯的话。使他好不容易才吐出一句话：“兄弟同表气忿。不过，此次风潮不可再扩大，欲求根本解决，还需另寻途径。”

“只有全市罢工、罢课、罢市，民众一致，其他别无途径！”刘华斩钉截铁地回答。

“兄弟之意，是否电请政府交涉为妥。”

“交涉，就是让帝国主义继续屠杀！方副会长，该听听群众的呼声了！”刘华“哗”地把窗推开，霎时，震撼大地的口号声直冲进房内。刘华对方椒伯冷冷地说：“你们总商会如何回答群众的呼声呢？”在强大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在社会各阶层代表的力争之下，方椒伯终于接受了工人代表的建议，从六月一日起开始“罢市”，并在通告上签了字。

当天晚上，在党的领导下，上海总工会成立了。刘华被选为总工会副委员长。他和委员们发出了“告工友书”，号召全市工人从六月一日起开始罢工。马上有十万工人关掉机器，走出车间参加反帝斗争的行列。

在李立三、刘少奇、刘华等的组织领导下，上海人

民的“三罢”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革命坚定性。

不能因小家而离开大家

总工会成立后，刘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作上。为了领导工人运动，他废寝忘食到处奔波，一天能睡上三、四小时，已是很好的休息了。由于工作繁忙，他连吃饭都顾不上，常常以大饼油条充饥，拿在手中边吃边和同志们商量工作。他身上穿的一件灰布衫，还是在中华书局当学徒时做的，补了又补。有时，几个月顾不上理发、剃胡子，二十多岁的人倒象是三、四十岁的人了。有的小孩见了他直唤“老伯伯”。

在他领导“二月罢工”时，四川老家遭到土匪的抢劫，父亲被拖走，母亲受重伤，弟弟被打死，奶奶在病危中。他哥哥接连来信，要他回家。刘华因工作忙，始终没能前去。他哥哥很生气，责备他忘了家。刘华写信向哥哥作解释，他写道：“国家衰弱，列强们都来欺侮，广大劳动人民挣扎在苦难的深渊之中，我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也是劳苦大众的一分子，现在我身负重任，怎么能因自己一个小家而离开大家呢？你也应该知道有国才能有家。”

由于刘华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过度的劳累使他

得了肺病。他经常大口大口地吐血，但他还是不停地工作着。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及工人群众见了十分心疼，商量着要想法给刘华增加些营养。大家凑了些钱买了一只鸡给他送去，可他坚决不收，恳切地对大伙儿说：“你们生活都很困难，哪里有多余的钱来买鸡？你们这样做，只会加重我的病。你们对我的爱护我领受，但这鸡不能收。”大伙儿深知他的脾气，只得把鸡拿走了。可是，总得设法让他补一补呵，有人提议去打一条狗来给他吃，据说狗肉是可以医治吐血症的，这一提议，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当天晚上，有人到内外棉三厂把一只日本狗悄悄地捉来，杀了烧熟后给刘华送去，并声明这是条日本“走狗”，他感激大家的关心，很乐意地吃了。

过度的疲劳使刘华的病情日益严重，他经常发烧甚至昏倒，但醒来后，又象健康人那样投入工作了。同志们都劝他进医院治疗，他说什么也不肯。一次，他在和海员工人商量工作的时候又吐血昏倒了。这一会，同志们把他救醒后，不管他怎样拒绝，硬把他送进了医院。进了医院，他支撑起虚弱的身体，不肯住院，直到党组织派人来看望他，告诉他党中央要他治病休养的决定后，才勉强留在医院里。他身在病床上，心却在工人中，他对来探望他的同志们说：“你们看，现在斗争越来越激烈，我却睡在床上；就算是肺病严重吧，但我还活

着，而活着就要投入战斗！”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出院投入战斗了。

他的二叔知道他得了重病，来信要他回四川去养病，他坚决地谢绝了，在给叔父的回信中，他这样写道：“我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也是十分光荣的。我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同他们斗争到底……现在，工人都拥护我党，党信任我，我应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目前的斗争非常激烈，我怎么能随便离开战场而回家呢？请你告诉亲人们不必为我担忧，也不要挂念我。中华民族必须解放，工人必须斗争。时世艰难，敌人凶残，革命是要流血的，但为了民族的解放，我就是流尽最后一滴血，也是心甘情愿的。”在信的末尾，他还写了两句诗抒发自己的革命热情：

愿拼热血如春雨，
洒遍劳工神圣花。

工人阶级的硬骨头

刘华出院后，担任起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的工作。他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领导工人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帝国主义分子、反动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对刘华